■精致小品

秋天屋檐忙

□莫景春

秋天一到，屋檐就热闹起来。

秋天的某个早上，一家男女老少忽然忙碌起来，大人搭上爬梯，把挂在屋檐下的东西一股脑儿扔下来，把东拉西扯的蜘蛛网一扫光，连挂在上面的一两根鸡毛也不放过，小孩则在屋檐下的地板上撒上一层水，一一地把从屋檐整理下来的东西清扫，全家人忙得不亦乐乎。被冷落了大半年的屋檐一下子变得整洁干净，犹如过年一般，大家都在殷切期盼着些什么。

先是玉米棒闪亮登场，这虎头虎脑的家伙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养得胖乎乎的，有的甚至挣裂了苍衣，探头探脑的，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喜笑颜开。狡猾的老鼠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贪婪的鸟儿也在头上飞来飞去，觊觎着什么；老天爷也常常没好脾气地阴着脸。只有勤劳的主人看着玉米棒一个比一个大，心满意足地抚摩着，高兴地咧开了嘴，但又生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让这一年辛勤耕耘的一切付诸东流，便赶紧招呼着家里的男女老少抢收，一担接一担地挑回家。但家里早是一地稻谷，黄灿灿的，堆在屋里，等着翻晒。这满满当当的屋里实在是没办法再去安顿玉米棒的。农家人自有办法安顿这可爱的胖家伙，在摘玉米时留苞皮，回到家，便掰出一部分的玉米苞皮，绞成一串串的，挂到等得有些不耐烦的屋檐下的一根木条上，这根木条的两头是用两条滑溜溜的铁线串起来的。馋嘴的老鼠无法攀爬，只能是望米兴叹。于是屋檐下的玉米棒倒挂着头，“一”字排开，怡然自得地看从这屋里进进出出的人。

豆儿也是不甘示弱的，秋天的豆长得特别的快、特别的多，单说是长在园里是一串串的长豆，吃都来不及吃，只好让一部分豆儿在地里自个长得颗粒饱满，又自然枯黄，便可以留作明年的种子吧，主人便自然而然地把它摘下，回到家里随手往屋檐下一挂，便万事大吉了。这待来年时，需要播种的时候，又从屋檐下取下那已被风干的长豆，摇起来，“骨碌”作响，把那干枯的皮一去，那饱满光亮的种子自然蹦出，“叮当”有声，一看是个绝好的种子。地里的黄豆也跟着熟了，这时候正是田里地里的农活大忙的时候，黄豆自然得不到精心的照顾了，只能在这饭前饭后的一段时间里，抽空跑到地里，把那一棵棵枯黄了的豆连根拔起，抖抖根上的泥，便整蔸整蔸地挑回家，也是几蔸蔸地串在一起，挂在屋檐下，让风去处理。他们就放心干活去了，待有空时，再来料理。那时黄豆被风干了，便取下来，用木槌拍打一阵，一粒粒黄澄澄的豆儿便脱壳而出，可收回仓里，储存起来；或者磨成粉，做点豆腐或别的什么。若是碰上个阴雨连绵的天，或是大雪纷纷是日子，出门很不方便，下饭下酒的菜没有着落，这你不用担心。只需到屋檐下转一转，抓下一把风干的豆荚，往干净的地板摔摔两下，豆儿便“劈剥”而出，滚满一地。赶紧捡起来，往清水里洗一洗，泡一泡，往发烫的锅里一炒。不一会儿，一碟黄灿灿香喷喷的炒豆菜便摆在你眼前，让你馋涎欲滴，三杯两盏下肚是没问题的。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块，其乐融融。

辣椒也风风火火上场了，长在地里，红红火火的一大片，像是谁在燃烧那片地，却不见烟火。那么多的辣椒，农家的人一下子是吃不了，留在地里烂掉又是很可惜，收回家又一时半会儿没时间去处理，农家人又想起那清爽的屋檐。刚刚从地里回来的辣椒，用一根根细小的绳子把它的柄串成一串串的，便直刷刷地挂到屋檐下。这一下，屋檐显得更加热闹了，长长的屋檐下辣椒是一串接着一串，把屋檐反衬得红通通，像是春天里一副生动的对联。农家人又是很喜欢这样温暖的大红的。这红红火火的一挂，连整个家也充满了温暖。于是整个冬天，有这红红的辣椒串在燃烧着，大伙儿都不愁什么寒风冷雨了。走进农家，这是一道抢眼的风景。

作物庄稼们就这样一个个挤挤挨挨地被挂到屋檐下，红的，青的，黄的，一片五彩缤纷，似乎是把整个田野都搬到了这里，让人看了觉得年成丰收的喜悦。在农家，除了很贵重的东西收回密闭的粮仓之外，其余的东西全给挂到这里，而且有一种炫耀的意思，谁家的屋檐下挂的东西越多，就越让人感到那家生活的富足；自家也有一种来年生活踏实的感觉。这屋檐也算是个五花八门的风干菜园，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不顾出门买菜，取下豆儿就可以炒一盘香喷喷的豆菜。别的如萝卜干，也可以随意取下，泡胀，洗净，就可以入菜了。

就这样，豆儿炒完了，玉米也被取下了。等到屋檐被掏得空空荡荡的时候，冬天已经走过去了，春天也在一步一步地走着。热闹了一阵的屋檐又沉寂了下来，寂寞的屋檐又只好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秋天的到来。

■品味乡村

农田里的“乖孩子”

□杨崇演

庄稼都是农田里的乖孩子，没有哪一个是特别调皮捣蛋的。

你不信，说：“举几例？”我说：“没问题，容我一一道来！”

土豆够乖的——在山乡，在原野，顶着一颗木呆呆的头，沉默不语。哪一天，风过了，鸟来了，天一层层蓝起来，温暖一步步地迈进土地的门槛。

一声响雷，一声鸟鸣，抑或一朵野花的绚烂开放。土豆醒了，从泥地里伸出细细的芽，举着满身的希望。

某一个夜晚后，黎明中，举着各色的花——粉红的、白的、浅黄的、紫的。之后，土豆又开始沉默。

它的果实，三颗、四颗、五颗、六颗……甚至更多。拳头大的果实，和秋天一同回到农家。

花生也很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将自己的果实深深地埋藏于地下，以其谦逊和淡然隐身于浮华的世面上，默默无闻地去承受那份本该自己的执着。

一俟入秋，埋在地底下的花生，此时粒粒饱满，撑裂沙土，若隐若现露出地面，等待庄稼人前去收获。俯下身子一把扯起花生禾，饱满的花生夹裹着泥土，散发出清新的气息。

“麻屋子，红帐子，里头睡着白胖子。”大人们教的谜语，至今记忆犹新。

稻谷不用说了，它谦卑着，有着令人喜爱的特质。

在贵如油的春雨抚摸下，坚硬的种子发出生命的强音，绿遍秧田。从秧田到稻田，它们站成一行行一列列，竞相生长。河水隔三岔五地来访问稻田，使得秧苗站得更加坚定。

三伏天的高温，让它长得更加壮实。盛夏的夜晚，月光如水，悄悄地走向稻田，坐在田埂边，听遍野的蛙鸣协奏，是一件惬意的事。

“稻花吹早香，风露千万亩”，即使硕果累累，稻子依旧谦卑地低着头。

二十四个节气里，小麦的乖是有目共睹的。它用尽了四分之三的长度和韧性，从青到黄，小满、芒种、夏至，轻风、细雨、骄阳。

整个五月，小麦不停地、有序地奔跑着，村前屋后的芬芳满满当当。

饱满的麦子，无言而深刻。睿智充盈了头脑，低着头，开始另一种深沉的哲思。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汉子和媳妇比鸡起得早。他们是麦田里永远的主角，徜徉在金黄的海面，跃跃欲试的镰刀在他们手上挂帅上场。他们对小麦的亲近和尊重，到了无比虔诚的程度。

不善张扬的玉米总以沉默的方式占据山乡旷野，它用爪子般的根须时时牵着农人的心。

一粒坚硬的玉米不怕在黑暗的土地下孕育。一枚尖嫩细小的绿叶，总在一场春雨后拱破僵硬的泥土。

任凭雨的洗礼，总是在风雨中翩翩起舞。一生无它，只想长成一株秆直叶茂的庄稼。

玉米，人们青睐的零食；玉米，喂养了贫瘠的村庄。

在乡间，世代播种玉米的乡亲同玉米一样的朴实。

棉花这个孩子，起初是肆意成长的，淡绿的，就像一棵小草。棉花秧苗移种到田里后，因为有了大地的滋润，一天一个长相，很快就像一棵小树了——满是枝、满是叶、满是绿，渐渐地不像树，倒像堆在地上的草垛了。这个时候，农人整枝来了，抚抚摸摸这个，修修剪剪那个：孩儿，乖，听话！棉花似乎听懂了，就着整后的模样听话地成长着。它最后的“长相”，全靠了农人的修剪功夫的。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农人能不啧啧称乖吗？

你终于服了，说，“好吧，好吧，我明白了。”而我，还意犹未尽呢。

说庄稼是从天国领养回来的孩子，你恐怕不信吧——你知道得不多，这不怪你，因为你不太亲近农田，不太接触庄稼，不知道庄稼的好。

我以前接触很多，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想说给你听。

你看，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整齐划一，排出一排排好看的队列——它们多团结多友爱呀！

你看，它们多简朴——用露水洗脸，用雨水洗澡，就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你看，它们多谦逊——只是一味地付出，奉献给我们，从不奢求着回报。

庄稼既是乖孩子，我们就得精心地把它们养大——其实，它们也在全身心地养育着我们。何尝不是？庄稼离不开我们，而我们更需要庄稼。

花海小趣。 苗青 摄

■农家诗苑

□赵传昌

种田人

种田人，是种明亮的人
他们植下庄稼
每一株都能长成时光灯盏

就这么一步步风雨前行
秉持光亮
茁壮成脚窝不灭的火焰

种田人眼中的春夏
绿色光芒四射
种田人心中的秋天
金黄照亮辽阔

麦子

一些密密匝匝麦子
怀揣绿色心思
它们
那么小心翼翼走过冬春

而今阳光炽烈
淌过雨雪的麦穗
在六月
站成田野的笃定

风，摇曳麦秆
成熟的麦子举起虔诚
麦粒的脚印
金光闪闪砸向大地

■口颐之福

秋风起蟹儿肥

□钟文

生活在海边，人们常听到有句口头禅叫：秋风起，蟹儿肥！每年秋天一到，海里的那些蟹儿，就开始渐渐地肥美了。

春夏之季，是蟹儿最清瘦的阶段，要想挑选购买一些肥美且带有蟹膏的蟹儿，很不容易。这个时期的蟹儿买回去煮熟以后，体内大都注满着一肚儿的水，故而被人们嬉称为“水桶蟹”！

夏天一过，秋天来了。这个时候捕捞上来的蟹儿很受人们的青睐。海边的渔民吃蟹很有经验，这个时节，他们便开始吃海蟹了。你若到海边的渔民家中来做客，他们招待你的菜肴当中，必有一道菜是清蒸海蟹！刚从海上捕捞上来的活生生的青蟹或花蟹，用清水蒸好端上桌面，那一阵阵的蟹香味儿扑鼻而来，真令人垂涎欲滴！当你用手轻轻地把蟹壳扒开，就有一层厚厚的蟹膏布满在蟹壳内，当你吃着这红色的蟹膏，香喷喷的，美味极佳；吃着那些蟹肉，更是香甜爽口！

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记得我读高中时期，学校驻地仅离海边两公里远。那时，因家里生活困难，在学校每顿饭吃的菜大都是青菜或黄豆煮汤。为了改善伙食，每逢秋冬季节，放学以后，我就邀上三五个同学，结伴来到海边摸鱼捉虾捉蟹。海水退潮以后，海边的那些裸露的石缝里，就会藏着一个个肥蟹。于是，我们每次出去赶海，手气甚佳，都摸捉到不少大青蟹回来。用大青蟹煮青菜，那可是读书时期吃的一道上等菜肴！

我的乡下老家，离海边也仅有三公里左右，村民们一直以来都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习惯，于是，每逢海水退潮期，村中的青壮年男子及妇女大都去赶海。我老家隔壁的邻居海叔，就是一个赶海的老海佬。海叔凭他有一套摸鱼捉虾捉蟹的赶海技能，每次出去都捉到了不少鱼虾大蟹拿到圩市上去卖。

秋天的蟹儿开始肥美好吃，加上蒸熟以后，其颜色鲜红，因而人们每逢办喜庆宴席，都少不了清蒸大蟹这道菜谱，它象征着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加红红火火！

蟹儿虽美味，但由于大蟹的属性是寒凉的海鲜食物，也并非人人都适合吃。中医认为，对于那些长期肠胃消化不好以及患有高血压、皮肤病的人，应忌吃大蟹。

天山牧场。 李昊天 摄

■城乡之间

父亲与上海知青的友谊

□魏伟

上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有一批上海知青下放到我老家，江西高安那个叫大城的小山村里。

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乡民眼中的文化人，是少数和这些城里学生谈得来的人之一。在那个物质极其贫乏的年代，乡村比城市更苦，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这些十七八岁的城里孩子，远离繁华的都市，来到这穷乡僻壤之地，也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尽管他们到处河沟里抓鱼摸虾或漫山遍野摘果挖菜，仍然难以填饱肚子。

而当他们以父亲朋友的身份出现在我家时，尽管家里并不宽裕，母亲和奶奶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来招待他们。或许，就是几盘小菜一顿管够的饱饭，或许干脆就是煮一大锅香喷喷的红薯，知青们吃得津津有味，大为感动。饥饿，使这些来自都市的孩子懂得了食物的可贵。

每当知青们回家探亲时，懂事的他们都会给幼年的我带来丰富的礼物。有各种乡下没见过的玩具小汽车、小喇叭等等。尤其是一种用软塑料做成的一节一节的蛇，只要抓住蛇尾巴，把蛇平行端起，口里吐着火红信子的蛇便会像游龙般左右摆动，非常逼真，很吓人。有个叫袁伟龙的叔叔送给我的，据说是当时上海最时髦的儿童玩具，母亲一直记得，后来常跟我提起过。

知青们下放村里两三年的样子，早已和他们打成一片的父亲应大家盛情邀请去上海游玩了一趟。那张父亲在黄浦江畔的黑白照片至今还在，照片中天空高远，江水滔滔，父亲盘腿坐在江边，显得非常惬意与开心。每天小伙伴都不约而同来作陪，轮流住在那些知青的家里，每个家庭都是尽最大的盛情来招待着父亲，生怕怠慢了客人。给一生好酒的父亲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上海人家里居然就有啤酒喝！要知道二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我的农村老家才刚刚开始喝上啤酒。父亲不由得感叹，大城市就是大城市，不一样。或许当年上海普通家庭喝啤酒也不普遍，只是出于要照顾好远方的客人而特意破费。“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父亲在上海所受到的隆重接待从反面印证着这句俗理名言的合理与正确性。

三十余年后，父亲已经退休，我也来到上海工作，父亲时不时会说起这些知青，说可惜当年没有手机，要不然现在还能联系上，挂念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有的知青家的地址他都还记得，什么区，什么路，多少弄……我不以为然地说：“爸，你知道这三十多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吗？连我们村都变得认不出来了，何况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这么多年的建设，你说的那些地址、那些小平房，说不定早就荡然无存了。”父亲默不作声，面露遗憾。

数年后我离开上海，来到距离上海不远的南通工作。每年暑假，会开车回老家接父母来小住一阵。离上海这么近了，父亲却不再提到上海知青，他知道提也没有用。我明白他的内心，也许只是想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叙叙旧，重温三十多年前共同走过的苦难岁月。

父亲是不再提了，我内心总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完成。只怪那个年代联系方式有限，除了写信别无他法，就算没有手机和私人电话，要是有网络该多好啊！突然，灵光一闪，啊！网络，对了，何不用网络找一下试试？于是，打开电脑，输入上海、袁伟龙等关键字，网页瞬间跳出无数同名同姓的人，有的还留有联系电话。我挑选了十多个感觉有效的信息一一去电询问……终于有一位女士接了电话反问：“你是谁？”我将自己找人的情况说了一遍，在确认电话中提到的这个同名者年轻时有过在江西高安插队落户经历后，我非常兴奋，就是他了。我恳请接电话的女士代为转告袁叔叔，他三十年前下放江西时的老朋友魏老师，经常挂念他和他们一起的伙伴，希望有时间请他们重回江西去走一走、看一看。女士客气地说：“老板不在家，请留下你父亲的联系方式，三十年前的朋友，太难得了，我一定转告。”那一刻我终于如释重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和袁伟龙叔叔通了好久的电话，父亲这才知道当年的那些知青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定居日本，有的做了老板，有的在单位勤劳苦干直到退休。也有个别的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三十年沧海桑田，道不尽人生无常。“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中断了三十多年的联系又续接上了，往后的岁月里还能彼此问候，相互关心，相持到老。

■百姓记事

农忙最忆是“双抢”

□彭朝溪

“双抢”，顾名思义，抢收和抢种，记忆中，它是一项维系农家生活命脉的繁重劳动。于我而言，感受尤深。我出生于农历六月，生日时，在我们乡下恰好是“观音晒袍”那一天，意思是刚好是一年最热的那一天，天上各路神仙纷纷将衣服拿出来晾晒，寓意很好。可我小时却很恨这个日子，因为恰好就在双抢期间，记事起，年年生日都在田里，不但不能免除劳动之苦，很多时候甚至都忘记了生日，就算记起了，也是全家累得躺在凉席上，妈妈说一句：“哦，今天还是曦伢子生日呢！”轻飘飘一句话，生日就这样过去了。还不能提任何要求，双抢时候，不晓得何解，大人脾气都大，再受宠的孩子到了这个时候都得乖乖听话，谁要是反抗不出去干活，那一定得吃“竹鞭炒肉”。而我的两个哥哥生日不是农忙时，就可以得到不同的享受，在灶屋火堆里煨一个鸡蛋独享。父亲经常说，生日就是大人一碗饭，小孩一个蛋。

在我们湘潭老家乡下，山多田少，我家农村户口6人总共只有三亩田，除少部分在家门口，大部分隔家较远，有近3公里距离，“双抢”更添艰辛。杀禾、扮禾、打谷，累得虚脱了的时候还要用土车子来回三次才能把十几麻袋稻谷运回家，马上又犁田、插秧，还要晒谷、把脱掉稻谷的稻草全部晒干扛回家，直到踩田的时候才可以说基本告一段落，而这一切全部是在高温烈日下完成。

东方发白，就被娭毑喊醒，揉揉睡眼蒙眬的眼睛，嘟嘟囔囔一百个不情愿起来。走到田里，父母、两个哥哥早已经杀倒一大片稻子了，嚓嚓嚓，一手杀8兜，两手码成一堆。水稻在他们头顶上摇晃，只听见四把镰刀发出的嚓嚓声。而我杀几下，就东瞧瞧西看看，一不留神割了手，装勇敢，用泥巴敷住。不用多久，父母第二个轮回又杀到我身边了，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直接就一句话，“不好好读书，就搞一辈子的‘双抢’！好好读书就可以像伯父一样到城里上班！”十几岁的时候，妈妈就说，长这么瘦，搞不了劳动，以后就去学“道士”。学“道士”在我们乡下属于“三教九流”，上不了台面，找朋友都难，细细想来，这也成了我认真读书的一个直接原因。早饭后开始扮禾，父亲和大哥负责踩扮桶（打谷机），我和二哥负责将割倒的稻子一束束抱到扮桶前，母亲装谷，扮桶发出低沉的吼叫。有时候，我觉得抱稻子也辛苦，就站在爸爸和大哥的中间使劲踩扮桶踏板，往往没得几分钟腿就软了，又不想下去，就跟着踩但不使劲，爸爸一般也不点破，大哥往往就直性子把我骂下去了，一会儿，扮桶就全是金黄的稻谷。干田扮禾还好点，离我家3公里远的两亩田，为了省掉放水的辛苦，常年四季都是水，脚踩下去半个膝盖都陷进去，只听得两脚周围咕噜噜冒着水泡，这样非常艰苦，新鲜的稻草经过水的浸泡增加了重量，稻叶还会在手臂上划出一道道红色的伤痕，扮桶在水地里也是越陷越深，一家人全部都湿透了，还要费尽全力拉起浸在水里的扮桶。扮禾最开心的事就是家里请了帮手，意味着家里肯定会有一个大菜“辣椒炒肉了”。

晒谷、收谷也是一场战斗。南方的夏天跟恋爱中的小姑娘性格一样，发起小脾气来没预兆的，中饭前还艳阳高照，突然远处轰隆隆一阵闷雷滚动，天上一块块黑云涌过来，家家户户跑到晒谷场，十几分钟要把一坪谷用耙子拖成两堆，用塑料薄膜盖好。有时候，等你全部收完了，又不下雨了，气得要死。

稻谷收割完后，马上就要插田，我一直认为插田比扮禾辛苦，是个技术活，一早上，连续弯腰几个小时要把一天的秧苗全部扯好，秧苗一小把一小把扯出来，顺手摔洗几下，用稻草扎上，小孩子经常没把秧苗根扯出来，常常挨来不少骂声。中午1点插田时，最是难熬时候，背上太阳晒，高温水中泡，腿上蚂蟥粘，扭着背扯头往后看望不到头。不知为啥，我插田时，插的秧苗老是插到脚印里，经常又要回过身去补插，而且插得不整齐，这个技术我一直没掌握好。2014年参加镇上大学生村官座谈会时，当时镇党委书记引用了唐代布袋和尚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觉得写得真好，充满农村生活气息却又饱含哲理。

如今，我在基层乡镇工作已多年，虽然忙碌辛苦，但和当年炎炎烈日下的“双抢”相比，就都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供职的长沙县果园镇是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家乡，我认识的每一个果园人都坚强隐忍乐观，骨子里应该都有作田的汉子的精神传承吧。相信有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工作的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好。

微信上一朋友发了一段感慨：有个人养的一条鱼死了，悲伤不已，他不想土葬，想给它火葬，把鱼的骨灰撒回海洋，让它回到母亲的怀抱，谁知道越烤越香，后来他就买了瓶啤酒就着下肚了。很多事情，走着走着就忘了初衷……同样的道理，当你是一只猫时，记住你的梦想是一只老虎；而当你成为一只老虎时，千万记得你曾经是一只猫。“双抢”经历是融入我血液与骨头里的农民记忆，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是苦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却是快乐的事情。因为单纯，所以快乐。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了扮禾插田的洗礼，心底里就永远留着那份蓝天烈日、水田稻谷、父母汗水、绿豆冰棒的记忆。我们经历的农忙“双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个人经历过的长征。所以，“双抢”的记忆在，精神也就在，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归来还是少年。